

巴蜀文化中生命审美资源的文化锚点与经验转译

吴奇蔚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地方文化进入高校通识课程的关键难题不在于“资源开发”, 而在于如何将外在知识转化为学生切身可感的内在审美经验。本文以巴蜀文化为研究对象, 在审美文化与生命美学的理论视野下, 提出“文化锚点”概念, 用以说明地方文化对象与学生生命经验之间的连接机制。文章认为, 都江堰、青城山、蜀道、川剧、蜀绣与成都茶馆等文化对象, 分别呈现出自然秩序、身体技艺与日常生活安顿三类生命审美资源。其课程转化不应停留于知识讲授或文化符号展示, 而应通过可感场景建构、身体参与激活与生活经验回返, 使学生在感知、描述、阐释和反思中理解巴蜀文化所蕴含的自然观、身体观、情绪观与生活秩序。由此, 巴蜀文化在通识美育中的价值就在于为学生形成审美感受能力和生命理解能力提供具体媒介。

关键词: 巴蜀文化; 生命审美; 文化锚点; 通识美育; 经验转译

DOI: 10.64649/yh.jydk.issn3080-2660.202607031

0 引言

已有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源流、地域特征、非遗保护和文旅融合等方面, 为理解巴蜀文化的内容与价值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从高校通识美育的角度看, 仅仅说明巴蜀文化的概念是不够的, 还需要进一步回答这些资源如何进入学生的感知结构、情绪结构和生活理解之中。换言之, 地方文化的美育价值并不自动生成, 它必须经过审美经验的重新组织, 才能从外在文化知识转化为学生可以体认、表达和反思的生命经验。本文提出“文化锚点”概念, 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转化问题。

从美学角度看, 巴蜀文化并不是地方文化符号的简单集合, 而是一个包含生命感受、身体实践与生活方式的经验世界。都江堰体现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美学智慧, 青城山呈现幽静含蓄、涵养身心的静谧意境, 蜀道凝结着险阻、行旅与开拓相交织的生命力量, 川剧、蜀绣等非遗保存着动作、节奏和色彩中的形式经验, 成都茶馆等日常空间则展现出安闲、交往与情绪调适的生活美学。由这些对象出发, 巴蜀文化的审美价值可以落到具体经验之中, 也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学生理解自然、身体和生活的审美资源。

本文不把“通识课程”作为单纯的教学背景, 而将其视为审美经验发生的现实场域。通识课程面对的学生专业差异较大, 学习者未必具备系统的美学训练, 因此需要在理论阐释和可感经验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 文化对象必须有明确的学理依据, 不能停留在景点介绍和经验感想; 另一方面, 理论概念也不能过度堆叠, 否则会削弱地方文化本身的生动性。本文

选择“文化锚点”作为纽带, 正是为了在对象、经验和课程之间建立较为清晰的连接。

1 理论依据: 审美文化与生命美学

1.1 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地方文化资源

姚文放指出, “‘审美文化’是在文化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下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审美和艺术活动的总体性概念。”^[1] 这一界定表明审美文化并不局限于艺术作品, 也包括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由此可以看出, 巴蜀文化中的“美”不只存在于经典文本或舞台艺术之中, 还存在于巴蜀地区长期形成的感知方式、生活节奏和行为形态之中。

本文中的“文化锚点”是指那些能够集中呈现地方审美经验并在课堂中引发学生感知、理解和联想的具体对象, 是连接文化对象、审美感知与学生生命经验的分析支点。都江堰、青城山、蜀道、川剧、蜀绣和成都茶馆之所以能够作为文化锚点, 正是因为它们能够把巴蜀文化中较为抽象的自然观、身体观、情绪观和生活观转化为学生可以感知、描述和反思的具体经验。

1.2 生命美学视野中的巴蜀审美经验

从生命美学角度出发, 曾繁仁指出“‘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追求, 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 体现为中国人的一种观念、生存方式与艺术的呈现方式”^[2]。以都江堰为例, 其美感不只来自工程本身的精巧, 也来自其顺水势、借地形, 将水患转化为巴蜀人民的生活滋养; 青城山的清幽并不依赖视觉奇观, 而是在山路行走、林影变化和湿润空气中

逐渐形成身体感受。因此,“生命审美”是指人在自然环境、身体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审美感受方式。巴蜀文化的审美价值正在于把自然、身体、情感和生活方式组织成可感的生命经验,使地方文化不再只是需要记忆的知识,而是成为学生可以体认和表达的审美资源。

2 巴蜀生命审美资源的三种形态

从生命美学视角看,地方文化的审美价值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身体、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之中。据此,本文将巴蜀生命审美资源概括为三种基本形态:一是山水工程和山林道路所呈现的自然秩序,二是川剧、蜀绣等身体技艺所形成的审美生成,三是茶馆生活等日常空间所体现的生活安顿。这一分类并非对巴蜀文化资源的简单罗列,而是为了说明不同文化对象如何分别进入自然感知、身体经验和生活理解之中。

2.1 山水工程中的自然秩序

巴蜀地区山地、江河与盆地相互交错,复杂的地理条件塑造了独特的空间经验。徐中舒指出,古代四川并非孤立闭塞,栈道、索桥、盐井、蜀锦等都显示出巴蜀先民适应环境并向外开拓的能力^[3]。这说明了巴蜀山水的审美价值不能只从自然景观本身理解,还应放在人与环境长期调适的过程中考察。都江堰正体现了这种调适方式。其无坝引水形制、“安流”与“利济”的功能协同,使水势、地形、农事和生活秩序形成稳定关联^[4]。蜀道则呈现另一种山水经验。它面对的不是水患治理,而是山川阻隔中的通行、连接和开拓。从中华文明交流史看,蜀道是沟通巴蜀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5]。由此可知,都江堰和蜀道分别从“治水”与“行路”两个方面,呈现了巴蜀文化中顺应自然、调节环境、建立生活秩序的生命审美经验。

2.2 身体技艺中的审美生成

巴蜀生命审美资源还具有鲜明的身体性。川剧和蜀绣虽然分属表演艺术与手工技艺,却都以身体动作为基础。川剧的审美生成并不只依赖剧情叙事,而是依赖身体动作对情绪的外化。人物的出场、转身、亮相、眼神调度和锣鼓点之间形成高度协同,使情绪不只是被“讲述”,而是被身体节奏直接呈现出来。蜀绣则体现出另一种身体审美逻辑。针脚的疏密、色线的过渡、纹样的层次和线条的转折,使手工劳动转化为可见的形式秩序。高校通识课堂不宜只强调“非遗保护”或“地方特色”,应引导学生观察动作如何展现情绪,手工技艺如何转化为形式之美。以川剧为例,学生通过观看

川剧身段、聆听锣鼓节奏,能够发现动作收放、节奏快慢和手眼配合如何共同构成审美形式,教师要避免把巴蜀文化讲成静态知识,而是要让其成为可以被感知、描述和理解的生命审美活动。

2.3 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安顿

刘茂才、谭继和在讨论巴蜀文化历史特征时,强调巴蜀文化具有悠久性、独特性和持续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不只表现为历史遗存和文化成果,也保存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中。张富宝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指出,当代美学已经越出艺术作品的范围,开始关注生活方式、感性经验和现实生存情境^[6]。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成都茶馆的审美意义,成都茶馆并不是普通民俗材料,而是巴蜀日常生活得以审美化的一种具体空间。成都茶馆的美学意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秩序的停顿”。盖碗茶的三件套并非繁琐摆设,持握与啜饮的动作天然地将喝水这种生理行为延展为一段可停留的知觉间隙。竹椅的倾斜角度暗示着身体的放松,邻桌的闲谈构成一道保护性的声景,临街而设的半开放边界则使人能感知市井活力。这种“在人群中安然独处”的空间体验,正是巴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典型样本。这里的美并非宏大的崇高之美,而是日用之间的和谐之美,说明了巴蜀生命审美资源并不只存在于山水工程和传统技艺之中,也生成于普通人安顿身心、调节情绪和维系关系的日常生活现场。

3 从资源到经验:文化锚点的转译路径

巴蜀生命审美资源的经验转译,并不是把地方文化知识直接搬入课堂,而是借助文化锚点完成“对象场景化—感受身体化—意义生活化”的过程。感知激活使学生进入具体场景,形式分析帮助学生辨认对象中的审美结构,意义关联使地方文化与生命经验发生连接,生活回返则使学生能够借助文化对象重新理解自身的情绪、身体和生活秩序。

3.1 把生命审美资源转化为可感场景

巴蜀生命审美资源进入课堂时,不能只以概念或标签呈现。都江堰、青城山和蜀道虽常被归入工程遗产或地域景观,但它们更重要的意义,是保存了人与自然相处的具体方式。以都江堰为例,若只把它概括为古代水利工程,学生得到的多半是知识性判断;若进一步呈现水流分合、泥沙去留和洪水缓冲的过程,学生便能看到水势如何被顺应和疏导,也更容易理解其中所包含的生命秩序。

青城山和蜀道则分别构成山林空间中的静

观经验与行旅经验。青城山的清幽，不只是景色上的安静，更来自山路、林影、湿润空气和安静环境带来的身体变化。人在这样的空间中行走，脚步会自然放慢，心绪也容易沉下来。蜀道则是艰险中的前行之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栈道、山路、关隘和行旅过程，蜀道便可以转化为关于阻隔、坚持和抵达的生命审美经验。由此可知，巴蜀山水进入课堂时需要被转化为学生能够进入、描述和体会的审美场景。

3.2 以身体参与激活生命感受

曾繁仁认为“面向新的世纪，人类应该审美的生存，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后代培养成审美的生存的一代”。余萍关于课程美育的研究也强调，课程之美需要通过情境和学习活动被学生体验，并迁移到生活之中。以上观点都说明美育并不等同于审美知识的传递，审美经验的形成还需要感知、身体和情境的共同参与。落实到巴蜀文化课程中，生命审美资源的转译不能只依靠教师讲解，而应使学生通过观看、聆听、描述和适度体验进入文化对象。比如讲到川剧时，教师可以播放一小段身段或锣鼓片段，再引导学生观察人物出场时脚步怎样移动、眼神怎样转向、锣鼓节奏怎样推动情绪变化。讲授蜀绣时，也可以选择一处花瓣、鸟羽或衣纹局部，引导学生描述针脚疏密、色彩过渡和线条转折。这些并不复杂的任务却能帮助学生把注意力从“非遗项目”的知识判断转向身体、节奏和手工秩序中的审美感受。由此，巴蜀技艺不再只是“非遗项目”或地方文化材料，而可以成为学生辨析生命经验和审美形式关系的具体对象。

3.3 以生活回返完成生命安顿

审美经验的转译还需要回到学生自身的生活理解之中。都江堰所呈现的疏导智慧，可以引发学生对压力、冲突与自我调节的思考；蜀道所包含的行旅经验，则能够连接人在受阻状

态下继续行动的生命处境；青城山指向身体节奏的放缓和情绪的沉静；茶馆则呈现日常交往中的停顿、分寸与关系调和。通过这些具体的审美对象，巴蜀文化不再只是课堂中的地方知识，而成为学生重新理解自身经验的一种媒介。

地方文化进入通识美育之后，真正发生作用的环节并不在于知识记忆，而在于学生能否借助具体对象形成感受、表达和反观生活的能力。只有当都江堰、蜀道、青城山、茶馆等文化锚点能够进入学生对压力、阻隔、节奏、交往等问题的理解之中，巴蜀生命审美资源才可能完成从文化对象到生命审美经验的转化。

4 结语

巴蜀文化进入高校通识美育，不能简单等同于地方文化资源的补充。地方文化材料形成美育效果关键是这些材料能否在课堂中被重新经验化。都江堰、青城山、蜀道、川剧、蜀绣和成都茶馆等具体对象具有课程意义的原因是它们分别呈现了人与自然相处、身体技艺生成和日常生活安顿的经验方式。

“文化锚点”的作用，正在于为这种经验转译提供支点。在高校通识课堂中，地方文化容易被讲成历史知识，但如果有了具体可感的文化锚点，学生才可能从水流疏导、山路行进、技艺动作和茶馆交往等经验中理解巴蜀文化的生命审美意味。巴蜀生命审美资源由此具有较为明确的通识美育价值：它使学生在理解地方文化的同时，也重新理解自然、身体、情绪和生活秩序之间的关系。

受篇幅和研究材料所限，本文对课堂实践后的学生反馈讨论仍不充分。后续研究可结合课堂观察、学生札记和实地体验材料，进一步考察不同文化锚点在审美感受生成、意义理解和生活反思中的实际作用。

参考文献：

- [1] 姚文放. “审美文化”概念的分析[J]. 中国文化研究, 2009(1):120-133.
- [2] 曾繁仁. “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的“生命美学”[J]. 社会科学家, 2016(1):28-33.
- [3] 徐中舒. 巴蜀文化初论[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59(2):21-44.
- [4]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管理学问题研究”课题组. 都江堰千年延续的管理解码：重大工程可持续发展视角[J]. 管理世界, 2023, 39(4):175-195.
- [5] 彭邦本, 鲍志成, 郑丽天. 中华文明视域中的蜀道及其文旅融合发展路径[J]. 天府新论, 2026(1):49-61.
- [6] 张富宝.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当代中国美学的重构[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37(5):137-141.

作者简介：吴奇蔚(1998.01—)，女，汉族，四川自贡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美学。